

士夫們！他這些話很可使我們了解：現在濁世想修佛法的人們，無論說怎樣博達聖言、多習經典，但是，如果一下總合起來，那就是說：「對於我，目前應該修和應該斷的，沒有別的，就是需要努力令心棄捨現世的享受。」士夫們！這一著真是需要的，別的什麼也沒有用啊！

四

還有貝母雞、門檻和狐與猿的故事。

所謂貝母雞，傳說是這樣：在峽原的河這邊，黃鼠狼咬著貝母雞的脖子，貝母雞驚飛到河那邊，黃鼠狼說：「雖然捉到一隻肥如犛牛的貝母雞，但跟家鄉祖宗離遠了！」同樣地，因為現在的近視而專門享受五欲，就畢竟遠離了善趣和解脫等。

所謂門檻，即：人們只知探詢從這裏去印度百個由旬以外的危險處，而不提防門檻的危險，因而往往跌在那裏死了。同樣地，因為只知探求地上菩薩的斷、證功德，沒有提防耽著世樂的危險，遂墮落其中而受三惡趣的痛苦。因此，飯匙（注五）捏得薄固然好，但應該留心匙的根根。

所謂狐和猿，就是：狐善於躲藏，連一塊小石頭的背后，也能隱伏；猿善於爬樹，就是

茅草，也能攀緣；捨狝猴善於掩蓋，僅在一個馬尾似的岩穴中，也能潛匿。同樣地，這現世的近視也很會躲藏、會攀緣、會掩蓋，一個人哪怕他具備學問、戒德、菩提心三者，或聞、思、修三者，或自己以為所應捨的都捨了，但是，仍可能成為一個現世的近視者。

五

還有：月亮、畜勝、不俱有。

傳說：在爍地方的山谷裏，一個人死了兒子，說是被月亮損害的，於是他說：「我要報月亮的仇。」十四晚上，月亮出現在大地的山頂上，他心想月亮就在那裏；十五晚上，他帶著弓箭剛奔到山頂，哪知月亮跑到那邊去了。於是他說：「喂！一定是這些放牛娃給了月亮的信。」同樣地，我們雖然天天在修佛法，但我們的聞、思、修等任何所作，仍與佛法毫不相干漸漸地遠去了。因此，霞惹瓦說：「對於現世起常執的人，縱然有一百種功德，也還是在向一個過失的底下鑽，到後來，是什麼利益也不會有的。由此，貪戀現世的快樂而不顧將來利益的人，與畜生無異，縱使抉擇佛地以內的事，也沒有用。」博朵瓦說：「人們只顧現世的吃喝問題，而不顧將來的問題，在他們，死的恐怖比饑餓的恐怖簡直小到沒有。」

如果認為會享受現世一切，就是精明強幹，則畜生還有比我們超過的。傳說野鼠能在窩